孔子學刊

孔子研究院　中國孔子基金會／主辦
楊朝明／主編

葉選平

第五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孔子學刊

孔子研究院　中國孔子基金會／主辦
楊朝明／主編

葉選平

第五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孔子學刊. 第5輯／楊朝明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325-7362-2

Ⅰ.①孔… Ⅱ.①楊… Ⅲ.①儒家—叢刊 Ⅳ.①B222-5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166766號

孔子學刊(第五輯)

楊朝明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惠頓實業印刷公司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17　插頁2　字數313,000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800

ISBN 978-7-5325-7362-2

B·877　定價：68.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62662100

作者簡介

林安梧　臺灣台中縣人。哲學博士。臺灣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同時任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並兼任同濟大學中國思想與文化研究院院長。

葛志毅　黑龍江哈爾濱人。歷史學博士。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大連大學中國古代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孔祥軍　江蘇揚州人。歷史學博士。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淮揚文化研究中心、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孫齊魯　山東鄄城人。哲學博士。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崔海東　江蘇六合人。哲學博士。江蘇科技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陳　東　山東巨野人。歷史學博士。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

孔祥林　山东泗水人。孔子研究院研究员。

蘇樹華　山東梁山人。哲學博士。曲阜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

吴雅迪　贵州贵阳人。德國慕尼黑大學汉學研究所在读研究生。

楊朝明　山東梁山人。歷史學博士。孔子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兼任曲阜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後研究合作導師。

盧　梅　山東日照人。歷史學碩士。山東省濟寧市第一高級中學教師。

魏　瑋　山東濟南人。歷史學碩士。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節日志編輯部編輯。

蘭小英　内蒙古巴彦淖爾市人。歷史學碩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編輯。

董恩林　湖北陽新人。歷史學博士。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教授、所長，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常務副院長。

吴霽雯　山東濟寧人。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在讀博士。

林存光　山東濟寧人。哲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仇政華　安徽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2008 級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研究生。

陳金海　山東惠民人。历史學博士。孔子研究員副研究員。

李　翠　山東泗水人。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孔祥安　山東曲阜人。孔子研究院研究部部長、副研究員。

1614972

目　錄

◆ 名家訪談

回歸傳統　開拓新境

——林安梧先生訪談録 …… 觀　古 整理（1）

孔子、儒學、儒家經籍再思考

——葛志毅先生訪談録 …… 陳以鳳 整理（9）

◆ 學術史譚

胡渭《禹貢錐指》提要 …… 孔祥軍（16）

子貢形象與儒家價值 …… 孫齊魯（30）

孟子公權觀發微 …… 崔海東（47）

日本人《論語》注釋書解題 …… 陳　東 編譯（56）

◆ 儒史衡論

學詩學禮承舊業

——孔子子孫的家風與家規 …… 孔祥林（95）

祭孔釋奠大事紀年 …… 陳　東 整理（103）

從儒學的困境看儒釋之合流 …… 蘇樹華（126）

鄂爾泰《丁祭教》與清初儒學在西南地區的傳播 …… 吴雅迪（136）

◆《孔子家語》研究

孔子弟子年齡問題匯考

——以《史記》、《孔子家語》爲考察中心 …… 楊朝明 盧 梅 (154)

傳抄與傳承,辨僞與存真

——從《孔子家語》"三序"説起 …… 魏 瑋 (168)

《孔子家語》與《説苑》關係考論 …… 蘭小英 (181)

◆ 儒學與現代

論儒學是中華民族與生俱來的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觀 …… 董恩林 (196)

孔子文化的二重性:"區域性"與"世界性" …… 吴霽雯 (211)

天下爲公:中、西、馬政治哲學會通對話的一種可能性…… 林存光 仇政華 (222)

◆ 闕里文獻研究

曲阜漢碑視野下的經學與社會 …… 陳金海 (232)

孔子塑像服飾考

——《尼山孔子象記》碑解析 …… 李 翠 (246)

明初朱元璋的尊孔崇儒及其政治原因

——以曲阜現存洪武初年的碑文爲考察中心 …… 孔祥安 (256)

Contents

◆ Interview with the Masters

Return to Tradition Open up New Development
— The Interview with Mr. Lin Anwu Editor: Guan Gu (1)

Rethinking on Confucius,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an Classics
— The Interview with Mr. Ge Zhiyi Editor: Chen Yifeng (9)

◆ Academic History

The Abtract of Huwei's *Yugongzhuizhi* Kong Xiangjun (16)

The Image of Zigong and the Value of Confucianism Sun Qilu (30)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ubtle Connotation of Mencius' Outlook on Public Rights Cui Haidong (47)

The Elucidation of the Japanese Commentary on *The Analects*
Editor and Translator: Chen Dong (56)

◆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Learning Poetry and "Li" to Inherit the Previous Family Tradition
— The Family Tradition and Instructions of Confucius' Descendants
Kong Xianglin (95)

The Chronicle of Events on Confucius Memorial Ceremony Chen Dong (103)

The Analysis of the Collabo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rough the Dilemma that Confucianism Encountered Su Shuhua (126)

Eertai's *Dingjijiao* and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Wu Yadi (136)

◆ **Research on *The Family Saying of Confucius***

The Research on the Age Problem of Confucius' Disciples
— Focus on *Shiji* and *The Family Saying of Confucius*
Yang Chaoming, Lumei (154)

Circulate the Copies and Inherit the Classics Make out the False and Retain the True
— Talking from the "Three Prefaces" of *The Family Saying of Confucius*
Wei Wei (168)

A Com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Saying of Confucius* and *Shuoyuan* Lin Xiaoying (181)

◆ **Confucian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Age**

Confucianism Is the Innate Ideology and Core Value Outlook of Chinese Nation
Dong Enlin (196)

The Duality of Confucian Culture: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Wu Jiwen (211)

All under Heaven Are Equal: A Possibility of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Chinese, Western and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Lin Cunguang, Qiu Zhenghua (222)

◆ **Research on the Queli Documents**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Society under the Vision of Stone Inscriptions of Han Dynasty Chen Jinhai (232)

The Research on the Costume of Confucius' Statue
— The Analysis of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On Confucius' Statue in Mountain Ni* Li Cui (246)

Zhu Yuanzhang's Respect and Generous Reward to Duke Yansheng in 1368, the First Year of Hongwu Period
— Centering around the Existing Stone Inscriptions of 1368 Reserved in Qufu City Kong Xiang'an (256)

回歸傳統　開拓新境

——林安梧先生訪談録

觀　古整理

《孔子學刊》(以下简称"學刊")：林先生認爲研究孔子必讀的經典有哪些，在學習的過程中有何需要注意的地方？臺灣的經典教育狀況如何？

林安梧先生(以下簡稱"林先生")：首先，《四書》是免不了的，廣義地説要研究孔子思想，不能光讀《論語》；要是不讀《孟子》，不讀《大學》、《中庸》，我想那也不足以真正瞭解孔子。孔子集大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是歷史的延續、繼承和發展。就基本經典而言，有機會四書五經還是都應該讀的。如果没有那麽多機會，至少《四書》要讀。

《大學》是初學入德之門，《中庸》是天道性命相貫通之道，《論語》就像日常的交談一樣。讀《論語》，感覺孔老夫子每天跟你生活在一塊，而且還有一羣學友。孟子講"尚友古人"，跟古人神交做朋友，非常好。讀《論語》，生活的韻味與情味、内在的思考、反思能力會慢慢長出來；讀《孟子》，養其浩然之氣，孟子對於心靈内在的主體動能，有很深入的體會，這與《中庸》、《易傳》相合，這些可説是最基本的。

其他輔助性的，也需要讀，比如要瞭解孔子生平，最好讀《史記》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荀列傳》，還有《孔子家語》，近人寫的有關孔子及其弟子的傳記，如蔡仁厚先生的《孔門弟子志行考述》，乃至關於孔子的影片。以前中央電視臺有一個十六集的孔子影片，掌握得還不錯，至於最近的電影《孔子決戰春秋》，劇本寫得不夠好，有些地方太過強調其英雄形象，又考慮太多現代人的市場導向，像劇中特别誇大"子見南子"的劇情。儘管演員演得不錯，但劇情離史實太遠，既未得其形，也未得其神，容易誤導觀衆。

至於孩子的啓蒙，像《弟子規》、《三字經》，也是很好的，之後就讀《論語》，《論語》讀熟了，自然而然可以繼續往下讀。臺灣官方體制化的教育並不很重視這些，還好有兒童讀經運動。以前國民黨強調傳統文化，比較重視文化復興運動。但相對來説，還

是民間做得比較好,臺灣很清楚自己是漢族文化的區域,是華夏文化的土壤,按照天道天理來做事。

甲午戰争,日本打敗了滿清,臺灣被割讓給日本,臺灣人不願意,所以謀求獨立,但獨立不是獨立於清政府之外,而是獨立於日本政府之外,當時臺灣成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合衆國,國號就叫"永清",這可見他是不願意獨立於清政府之外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獨立的意思是不要被日本管,不是不要被中國管,現在臺灣講獨立運動的,經常混淆。"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當時丘逢甲這詩句,很感人,更可見其心思就是一個中國。臺灣從鄭成功以來,基本上就是漢文化爲主,現在當然更是,没有什麽好懷疑的。我也常説,臺灣從 1895 年割讓給日本,其實這時間是臺灣替代中華民族我們這個國家擔待這個業,受這個過,也就是我所説的"代業受過"。

當然日本殖民臺灣,也有開發,但日本欺壓臺灣、剥削臺灣,那是不争的史實。日本統治時,臺灣人是二等國民,處處受到不平等的教育,這是衆所皆知的。1945 年臺灣光復後,臺灣同胞歡欣鼓舞,但 1947 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1949 年,兩岸又隔絶,造成了臺灣發展上的頓挫,也造成後來發展的獨特性。

1949 年以來,大陸移民到臺灣的有兩百萬,人類文明從來没有在那麽短的期間,有那麽多的移民,這造成一個新的人種跟民族的大融合,同時也是文化的大融合,回過頭去看,可以説上天對臺灣有一個報償,使得臺灣人有更長足的生長。兩岸的關係應該怎麽發展很清楚,只是某一些政客不清楚。

學刊:先生是如何接觸和學習經典的,儒家情懷大約從什麽時候開始生發的?

林先生:高中我有個國文老師楊德英先生,影響我很大,那時候就喜歡上《論語》了。他的父親是從大陸去的一個將軍,楊老師的先生是蔡仁厚先生。蔡先生是牟先生的大弟子,後來牟先生也成爲我的老師。牟先生是山東人,蔡先生是江西人,蔡先生夫人是山西人,這不是 1949 帶來的因緣嗎? 你看當時的國學大師,畫家、書法家、藝術家,内地很多人才都到臺灣去了。我們小學上課時南腔北調,剛開始聽不懂,但慢慢也聽懂了,我們這代人聽方音的能力特别強,南腔北調都可以聽懂,蔣介石的浙江國語,牟先生的山東國語,魯實先先生的湖南國語,我們都聽得懂,如果不是這個大動亂,他們能到臺灣去?

我來自農村,父親讀書不多,但是他的所想所行可全部是中國傳統的儒道佛的那些東西,從哪里來? 從戲曲聽來的。我小時候也聽戲曲,上了小學中學,真正開始自覺地要爲中國文化努力奮鬥是在高中一年級,真正是"十有五而志于學"。高一讀熊十力先生的書,《新唯識論》怎麽讀得懂? 一直到大一的時候才把《新唯識論》摘抄了一遍,勉強懂一些了,一直到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人家問我博士論文寫了多久,我就

説看怎麼説吧，如果從閱讀《新唯識論》開始，那就很久很久了。

在大時代的動亂裏，接觸到這些老師，非常感念他們的長育之恩，没有他們，我們不一定接觸到這些東西，或者接觸没那麼深，那樣切。那時候因楊德英老師而接觸蔡仁厚老師，讀了唐君毅先生的書《説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青年與學問》，讀了牟宗三先生的《生命的學問》，自然而然就開始讀相關的書，也知道有熊十力、馬一浮等大儒。臺中一中的圖書很豐富，《新唯識論》就是在那裏借的，讀不懂就慢慢學，慢慢讀。

我覺得上蒼對臺灣很好，若没有這兩百萬人到臺灣，臺灣哪有今天。當然有一些上層政治鬥争的問題，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民間没有本省外省的問題，你説我是本省，那其他人過一二代，也便是本省了。我的祖先是 1751 年到臺灣，我已經是到臺灣後的第八代，你説我是本省人，但我的祖先可是外省人，本省外省本來就是通而爲一的。有些東西是被政客炒作了，看似有些紛擾，其實，民間相對很穩定，兩岸也不應該有問題，有問題就是政客的問題，這些東西，慢慢都會過去。我常常説"文化是長遠的，政治是一時的，人性是真實的，天理是永恒的"。魏晉南北朝亂了幾百年，但民間講學的風氣從來没有中輟過，要不然到隋唐之際怎麼能出現文中子王通？他十幾歲便設帳講學，門下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征，是貞觀之治最重要的人才，我常開玩笑説，他開了唐朝宰相訓練班。

文化在民間是永續生長的，華人民間一直有這個傳統，不是官方指定非如何不可就會怎樣。我父親那一代，也就是日據時代，有皇民化運動，不准講漢語，稱日本話爲國語，但晚上回家，村落裏有私塾，便找他們教三字經，教千字文。他們最基本的東西就從那裏學，也從戲曲中學，歷史知識和爲人處世的原則，都是這樣學來的。我覺得他們生長得比我們健全，我們受太多現代化的、功利主義的污染；其實，好好正視自己文化的生長，就會很美。

學刊：相對於他的弟子們，林先生如何看待熊十力先生本身的獨特價值？

林先生：熊十力整個學問的脈絡分兩個，一個屬於形而上學的脈絡，以《新唯識論》爲主，另一個便是經學的脈絡，從《讀經示要》，到後來的《原儒》，基本上是很完整地繼承了《春秋》公羊學的傳統，並且有進一步發展，當然也想到了中國從 1949 後的變化，還是想讓儒家的東西和社會主義有一些結合的地方。他發現了中國古代社會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不一定講得準確，但也有些可貴的洞見，《原儒》裏面有《原内聖》、《原外王》、《原學統》、《原道統》等，甚至他的腦袋裏有一套孔子晚年定論，認爲孔子晚年如何想實施世界大同。這些想法我覺得還是有可貴的地方，他講的孔子是不是歷史上的孔子呢？顯然不是，他講的是理想中的孔子，但這個部分還是有他的價值。

至於他建構的形而上學本體論,我認爲跟我的老師牟先生是不太一樣的,牟先生基本上是"兩層存有論",熊十力是"體用合一論",我則從中開發創構了"存有三態論"。牟先生是具有現代性的新儒家,熊十力比較前現代,有意思的是,前現代的思考裏面,竟然隱含了很多後現代的可能。我的理解與詮釋,大概帶有自己的轉化與創造。我認爲,當代新儒學若以我的老師牟先生爲一個最重要的核心的話,它也必須要有一個新的發展與轉折。這個新的發展,從路向上看,好像回到了熊十力,再回到王夫之。回到熊十力,開發宇宙造化生生之原;回到王夫之,重視歷史性與社會性。

在我的哲學的發展中,最重要的對話者是牟先生,很多想法跟我的老師牟先生不太一樣,跟我老師的老師熊十力先生反而比較接近。熊先生晚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還在家裏供奉著三個牌位,中間是孔子,右邊是王陽明,左邊是王夫之,這個心情,我是很能瞭解的。王陽明是樹立道德主體性而強調實踐,王夫之雖然也強調實踐,但更重視社會、政治、歷史總體的落實。熊先生的《原儒》講的就是孔老夫子,不是歷史事實的《原儒》,而是道德理想的《原儒》。牟先生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讓中國哲學真正好好跟西方哲學對話。熊先生在哲學史和學術史上客觀研究的成就可能不如牟先生,但是在哲學的創造方面,我認爲他還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強的可開展性,我認爲必須要有人去更進一步地重視他。

學刊:相對於大陸來説,林先生如何評價海外新儒學的特色與傾向性?

林先生:我認爲海外新儒學是很重要的,在整個中國大陸處在困境的狀況之下,中國文化花果飄零,需要靈根自植的時候,在海外生長了,還在繼續生長。生長可能必須面對另外新的議題,不是如何開出現代化,而是在現代化之後,如何應對人的身心靈的不安,與其他不一樣的文明的核心部分怎樣交談跟對話。我認爲當代新儒學不應該停留在如何開出現代化,現在顯然不是如何開出現代化的問題。回過頭去看,當時的議題也不應該是這樣,而是在學習現代化的過程裏面,你能夠起什麼作用,在現代化的過程裏面又能起什麼作用,在現代化之後能起什麼作用,而不是説傳統是否妨礙現代化,傳統可以妨礙現代化,也可以不妨礙現代化。

以前因爲有個徹底的反傳統主義,作爲傳統主義者,你若回應説不會妨礙現代化,就得説如何開出現代化,我常説糾纏了一百年的假議題,不是開不開出現代化的問題,是彼此交談互動的問題,現代化是要學習的,這裏面有同質的互動,也有異質的差異跟溝通,没有異質的差異跟溝通,怎麼會有新的轉化和創造?不存在如何開出的問題,居然再問如何開出,能否開出,這是當代新儒學重要的議題,但這是假議題,然而這是被時代擰成的,在歐洲中心主義的情況下,伴隨著船堅炮利、文化優勢、經濟優勢、軍事優勢,擰成的錯誤,現在大概有機會扳回來了。

學刊：先生如何看待牟宗三先生分判道家爲"境界形態的形上學"？

林先生：我認爲區分所謂"境界形態"跟"實有形態"，牟先生其實意在強調中國哲學不是古希臘以來的亞里斯多德式的一種實體形態的形而上學，道家的道不應該從亞里斯多德所説的形而上的實體來理解，這一點是可以説的，但是太強調主觀境界形態，那就有問題。在中國來説，應該是即境界即實體的，我們講的是情景交融，我們談任何存在的事物的時候，它是不離你的心，心和物是連在一塊説，情感意志思考與生命的存在情境是連在一塊説的。

牟先生談的這個部分，大家後來太強調了，於是就有了道家到底是實體形態形而上學還是境界形態形而上學的争論，這個争議其實有一點可惜，牟先生原先提的不是這樣，但是後來，我同門的學者把這個問題擰成一個重要的問題了，結果就扯了很久，我認爲這個不是問題。舉個例子，張大千鬍子很長，以前常在歷史博物館旁邊的荷花池邊上散步，也喜歡畫荷花，碰到一個小女孩，小女孩就説，爺爺你的鬍鬚這麼長，很漂亮，想請問您晚上睡覺到底放在棉被外面還是棉被裏面啊，張先生從來没有想過這個問題，回答道：爺爺回去想一想看一看，結果回去當天，整個晚上没睡著；他真不知鬍鬚是該放在棉被外呢，還是棉被裏呢。其實，很自然的，有時候在外面，有時候在裏面。很多問題是被問錯了，就成爲嚴重的問題。

我認爲儒家與道家本來就是"同源而互補"的，我很重視道家，牟先生基本上還是認定儒家爲主，道家爲輔的，道家做了作用性的保存的功夫。牟先生很顯然與宋明理學家不同，宋明理學家辟佛老，認爲佛老是不好的，儒才好，到了牟先生，基本上是三教有一個基本的分判，儒家作主流，道家作支流，佛教是外來的。我認爲，佛教是外來的，但已經本土化了，儒與道是同源和互補，儒家講"志於道，據於德"，道家講"道生之，德蓄之"，基本上是互補的，儒家講的道跟道家講的道是同一個道，只是儒家強調人的參與與承擔，道家是讓道自然開顯，無爲順成，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就很有價值了，要懂得回到大自然，要不然"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牟先生本身的形而上學，比如《圓善論》，都比較偏境界形態的，基本上他是從心性的修養實踐的圓，來説宇宙造化各方面的圓，這不是社會政治實踐的圓，政治實踐很難圓，但是可以有一個圓善，最高善還是可以提的。

學刊：牟宗三先生曾説儒學的發展將來會在大陸，林先生如何看待大陸儒學的狀況與前途？

林先生：經過一百年的跌宕起伏，遇到很多頓挫，大家都在找尋真正的路，港澳臺及馬來西亞華人繼續維繫著這個傳統，當時唐君毅先生有個説法，叫做中華民族花果

飄零,好像失根的蘭花,但他也説我們必須"靈根自植",但説到自植,必須有個母土,有個真正更寬廣更深厚的土壤來生長,大陸有十三億人口,我認爲,儒學在大陸發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這個趨向其實已經很明顯了,與大陸師友來往二三十年來,眼見大陸伴隨著改革開放,自然而然找到了一個真正的方向,叫回復整個中華文化傳統,我認爲這是一條康莊大道,老水還潮,回到母土重新生根,重新發榮滋長。

東晉的時候,中原世族流亡到江東,王夫之《讀通鑒論》講到這一段,説王導最重要的作用在"保江東以存道統"。我認爲天也很奇特,保住了臺灣,其實也是保存中國文化之統,中國文化的統系因爲臺灣而保住了。其實,臺灣話、閩南話是中原古音,是以前中原世族遷徙到福建帶來的。福建山多,平原很少,對外交通不便,所以語言就這樣保住了。居然最偏遠的地方使用的漢語,就是最古老的漢語,臺語口語中有很多近於文言,問"你有空嗎",就説"爾有閒否","走路"説成"行路"。我認爲這冥冥中有一個天運,但不止是天運,因爲天和人是密切結合在一塊的,人必須去實際參與,才能有這樣一個發展。

大陸儒學的狀況,目前來講,我這樣認爲,它要生根,不能只是學界内部在談,也不能像一些講師一樣,把這些東西商品化,以前有種説法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我覺得現在該改改這口號,現在應該是"經濟發展,文化生根"。如何生根,我以爲必須要出臺一些好政策。舉個例子,若祖輩父輩兒孫輩買房子能住在同一個社區,那多好,若能給予無息貸款,三代住在同一社區,自然人倫就可以建立起來了。離得遠,没有一起生活的經驗,人倫就建立不起來了。還有就是要恢復"三祭之禮":"祭天地,祭祖先,祭聖賢",要趕快恢復,已經不能再慢了。再慢的話,這對整個國家的發展,對文化的發展,都有妨礙。很明顯,大陸在制度上已經有些變化,人的個體性強化很多,以前是要把個體性完全泯除掉,強調集體性,現在再這樣就行不通了,因爲現在私有制已經連著個體性。這時候人倫的建立是必要的,恰當的人倫建立可以緩和個體性的高漲,個人中心主義的高漲,緩和資本主義以利爲主導的方式。其實,現在就怕以自由主義爲中心,又以權和利爲核心,這樣下去,自然會趨向於腐敗之路。如果克服了以利爲中心,也不以個人爲中心,以人倫爲重,懂得歸返自然,整個就會緩和很多,和諧社會的重新締造,這才是真正可能的。

大陸儒學應該配合整個國家社會的進程,而有一恰當的發展。我以爲大陸現在就像是漢朝時候的景帝末期,面臨一些困境,度過之後就是漢武帝的年代。若真有那麼一天,倒不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我認爲要容納百家,真正有互動與融通,共生共長,共存共榮。

學刊:在儒學復興的過程中,有一種保守傾向,要否定普遍性,認爲儒學就是儒

學，不應該屬於文史哲學科中的任何一種，林先生如何看待這種觀點？儒學發展過程中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林先生：儒學最重視的就是"常道"，常道就有普遍性，全人類基本上都是適合的，自古及今也是適合的。我想現在所謂的儒學的原教旨主義，也不是否認普遍性，而是強調一個更高的獨特性、神聖性與絶對性，去涵蓋一切，想成爲主導。但我的想法不太一樣，我以爲既爲常道，就不必太過強調你的獨特性和神聖性、絶對性，其實更應該強調的是可溝通性、可交談性，要重視的是開放性，要有更多的交往和互動。

至於在文史哲學科裏面，我倒是這樣認爲：不論文史哲乃至於科學，我覺得，應該儘量去掘發屬於儒學的核心部分，舉個例子，比如醫學，做一個好的醫師的醫德，一定會跟儒學結合在一塊，我是説儒學應該有一個很寬廣的態度。至於大學裏面是不是要有一個儒學研究機構，我覺得那是很好的。當然，不是説水準一下子就可提上來了，但總要落實去做，一步步累積，一步步做好。

"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小孩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所謂的進退灑掃應對，從這裏開始做起，這是一件好事。但是，要來推展人文教化，也不一定非標舉儒學不可，其他的也行啊，我做了，但是成功不必在我。若是基督徒的話標舉基督，佛教徒標舉佛教，穆斯林標舉伊斯蘭教，這很好啊，只要是人倫常道，那就不妨礙於儒學，甚至可以説，這就是儒學。這可以是一個廣義的人倫常道，所以做一個儒學的學者，或者做儒教的信徒，不妨礙他成爲基督徒，不妨礙他成爲佛教徒，不妨礙他成爲道教徒，不妨礙他成爲伊斯蘭教徒，我覺得應該是更寬廣而更包容的。

帝皇專制，父權高壓，男性中心，伴隨著儒學發展的兩千年。有帝皇專制式的儒學，有男性中心的儒學，有父權中心的儒學，這都違反儒學"仁"這個中心意旨。其實，我們應該從這裏解開，真正回到仁恕之道，真誠地去關懷和愛。既然是真誠的關懷與愛，上下長幼應當有恰當而適度的關係，雖有長幼尊卑，但不能強調太過，所以我不主張恢復跪拜之禮，除非是祭祀天地祖先神明，平時對老師鞠躬作揖是可以的，不一定要行跪拜禮。我認爲畢竟時代在逐漸變化，慢慢就會走上比較好的路子，看《論語》大概也看不出夫子的時代，弟子是五體投地跪拜他的。孔子和宰我還有嚴重的辯論，弟子與他的關係，固然是師生，有些尊卑的分别，討論問題的時候，還是蠻平等、很文明的。在學術裏頭，面對真理的時候，當仁不讓於師，大家是平等的，不要讓兩千年帝皇專制、父權高壓的東西又跑回來。

學刊：林先生認爲傳統儒學中有哪些不足之處，亦即有哪些需要修正的東西？

林先生：儒學的基本内容並没有被固定化，但就一個常道來講，有個基本範圍，就是對宇宙、對人間、對萬有的愛和關懷。但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空，會有不同的方

式,現在的父子關係和以前的顯然不一樣,但是關懷和愛終極是一樣的,子女孝敬父母的方式可能不一樣,但是敬意應該是一樣的。不是我們要去修正儒學的哪些部分,在發展過程中,自然能發現哪些已經過時了。以前晨昏定省的方式當然是重要的,但現在恐怕不是去幫父母温被,而是去幫他們裝一個電暖器就好了。具體的方法變了,但背後的精神應該是不變的。至於在傳統裡,有一些基於地方的特殊的文化需要,然後被強化,比如安徽有很多貞節牌坊,那是因爲徽商在外,家庭和人倫總要穩住,所以要靠女性,靠母親,靠太太,後來就上綱,強調神聖和偉大,但無限上綱以後,又有權力介入,就變成另外的不幸了。

在很多地方,儒家的表現方式不同,比如臺灣是一個拓墾社會,没有貞節牌坊。有些地方有這樣的傳統,哥哥過世,大嫂就歸小叔了,人倫家族保住了,也不會失禮。各個地方有各種做法,不會只是單個方向的,我們在批判傳統的時候,會把傳統簡單化,比如有人説禮教吃人,可是仔細想想,吃人的禮教就不是禮教,禮教怎麼可以吃人呢?禮教是用來安頓人的身心的,"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禮樂教化使人有分寸、有節度,可以和合同一,居然變得會吃人,這還叫禮教嗎?在這裏要分辨,要條理,條理以後,該批判的要批判,但是批判的不是儒家本身,是伴隨著歷史發展而出現的那樣的儒家,不是儒家本身就一定會那樣,需要區别。

作爲人類文明的重要的精神智慧,應該參與到人類各個不同文明的更多交談、互動與融通,應該讓儒道佛内部有更多的溝通,與西方的文明有更多對話,不用強調如何保護傳統文化,更多溝通過程裏面,就能夠看到我們的可貴,我對這一點很樂觀。但是要生長,光拿著一些語彙去跟洋人談没用,這個生長要通過具體的政治社會去實現,就像剛才提的,法令變一變,可能大有幫助,三代買房在同一社區,給予無息貸款,三贏,國家贏,人民贏,社會也贏。這就可能"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